

庫文有萬

種子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子莊

註選集

行發館書印務商



莊子

沈德鴻選註

學生學叢書

緒言

一

莊子名周，史記本傳說是蒙人，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是宋之蒙人；漢書藝文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注曰：名周，宋人。

史記集解引漢書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據地理志，漢之梁國，領睢陽、蒙等七縣，本注謂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漢的梁國當今河南省商邱縣南，蒙故城當今商邱之東北。

史記又說莊周嘗爲蒙之漆園吏；正義引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其城古屬蒙縣。冤句縣當今山東省菏澤縣西南，與古蒙縣相近；正義所引云云，當屬可信。

莊周的生卒年月，不能詳知。史記云：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據莊子逍遙

遊德充符、秋水、徐無鬼等篇之言，則莊子與惠施爲友，死在惠施後；惠施曾爲梁惠王之相。（見莊子秋水篇，呂氏春秋淫辭篇高誘注，又不屈篇。）然則莊周生同梁惠齊宣之說，亦屬可信。史記又云：「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子秋水篇亦記此事，惟以神龜取譬，稍與史記不同。（列御寇篇亦記之，文與史記同，惟未言是楚王，疑是後人抄史記僞作。）楚威王元年就是梁惠王三十二年，其時梁惠王因屢敗於軍旅，正卑禮厚幣，招致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都至梁；又其後數年，齊宣王敬禮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坐議；至於第二三流的人物，集「稷下」高議者，多至三千人。但是這兩處，莊周皆不與份。各書未言周到過齊國；秋水篇言惠施相梁後，周曾至

梁訪施。據呂氏春秋，惠施用事於梁，圍趙邯鄲，三年勿能拔，士民疲羸，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大至；又云：「惠王布冠而拘於郢，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不屈篇）史記魏世家言惠王二十九年，以中山君爲相；惠王二十九年，正齊宣王元年，證以呂覽所稱，可知惠施爲相當在惠王十年（或再前些）至二十八年之間，而莊周至梁，大概也在這個時期。楚威王聘周，當是更後的事。又據戰國策，惠施當魏哀王時尚在，姑假定他不及魏昭王之世，則惠施逝世至早在哀昭之間，即西曆前三百年頃。莊子死在惠施後，據徐無鬼所稱，似惠施死已久，而莊子過其墓，則莊周逝世至早亦在西曆二八〇年頃。如上所述，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即與孟子同時；然熱心排斥異端如孟子，而竟無一言及莊周，殊爲可疑。惟細考之，則亦不然。蓋孟子之闡異端，與荀子異。荀子是網羅的排擊異端，孟子特舉異端中之近似「聖道」者，辭而闡之，所謂惡紫之奪朱也；故對於楊、墨，則特舉而攻擊之，於許行亦然。餘如兵家、縱橫家

等，僅有一度概括的排擊，見於離婁上篇，而亦未舉家派及人名。至若莊周的學說，與孔門顯然大異，故不在特舉排斥之列。這是一個理由。又莊子主逍遙出世，而孟子要「用世」，二人在思想上雖截然反對，而在行動上卻不相妨礙；孟子所熱心攻擊的，正是那班與己爭用世的異端，莊子既與孟子無所爭，故孟子也就放過了。這是又一理由。

所以孟子之未言及莊周，是不足怪的。

二

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今所傳者，三十三篇，即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據經典釋文，古來注家把五十二篇全注的，惟司馬彪與孟氏二家；餘如崔譏、向秀、郭象、李顧等，則因五十二篇中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以意去取，或稍取外篇而全棄雜篇，或外雜並採若干，惟內篇全取，則衆家所同。今各家注本皆亡，惟傳郭象注本，計內篇七：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

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是也；外篇十五：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列意、繙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本、田子方、知北遊是也；雜篇十一：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御寇、天下是也。共三十三篇。此外逸篇篇名，往往散見諸書。經典釋文引郭象言，有闕奕、意脩之首、危晉、游鳬、子胥等篇名。史記本傳謂：「畏累虛、庚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稱畏累虛乃篇名。（又謂：即老聃弟子；亢桑子即庚桑楚，今本莊子有庚桑楚篇，云是老聃弟子。）又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會注莊子惠施篇，而後漢書、文選注、藝文類聚等書引莊子語，亦多不見今本；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亦然。這些料想都是三十三篇外逸篇中的文句了。

五十二篇佚存三十三篇，似乎是極可惜的；但我們也要知道今傳三十三篇中確實可信是真的，只有內篇七篇，其餘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大半是假造的，至好亦不過是弟子們的追記。據經典釋文，崔向諸家並保存內篇，可知五十二

篇內所逸失的，只是雜篇外篇；經典釋文又云：「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可知今傳之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尚是比較得好些的，故郭象取之。然則五十二篇的莊子雖佚存至三十三篇，但又幸而所逸者，只是些膚淺的僞作。

蘇軾莊子祠堂記云：「……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託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言。」子瞻此論，極有見地；然讓王等四篇，則誠爲僞作了，而列御寇篇且記莊子將死，弟子要厚葬之，則列御寇篇亦不可信。

——至多不過是弟子所作。其餘諸篇天下大概是戰國末時人所作的一篇「後序」說明莊子在當時思想界的地位，可斷言非莊子所作；刻意、繕性二篇，羅勉學謂其淺陋，則已疑之；徐無鬼、則陽、外物等，僅取內篇中已見之旨，反覆取譬，了無精義，疑亦後人雜湊僞作。惟秋水、馬蹄、胠篋三篇，文義並勝，尚屬可信。胠篋篇言「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而自田成子至齊亡時，僅得十二世，故疑此篇亦非莊子自作；然馬蹄、胠篋二篇並爲莊子無治主義（或稱無政府主義）的結晶，雖小可疑，而大體可信。寓言篇乃莊子自釋文例，當是一篇自序，也可信是莊子自作。故外雜篇共二十六篇，真者只居其半數。

蘇軾謂：「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莊子祠堂記）此因莊子內篇篇名皆有意義，外篇及雜篇則取本篇首句二字或三字以題名，故來蘇軾之疑。然篇分內外，實爲當時的習慣；稱外篇者，大都爲弟子所作，稱內篇者，大都爲弟子記錄師言，或竟爲師之親筆。以此說證莊子內外雜三篇的內容，並

無不合子瞻所言非是。

三

漢代言道家者，常舉黃老、老文，罕言老莊。老莊並稱，大概始於晉代。當時達官名士，都喜莊子。世說新語言：「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又言：「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并見世說二文學）這兩段話，一正一反，都可以看出莊子在那時是如何的風行。然當時一般文人只是好譚莊子，並沒多少人去研究莊子。劉孝標注世說引向秀別傳云：「秀與稽康、呂安爲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謂秀注既成，以示康、安。安曰：「故復勝不？」（晉書向秀傳）可知那時的文士大都只是剽掠莊子上的話頭，以爲「玄譚」，並沒人把莊子來研究。向秀用了

苦工去注釋，便被人目爲迂腐。

世說新語又云：「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儻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又晉書五十，郭象本傳，文句並同。）今通行郭象注本，向注早已亡失。（陳振孫謂向秀之注，宋代已不傳。）據上所引，郭注實竊向注，似無可疑。然錢曾讀書敏求記謂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今以世說、晉書所云，合之經典釋文所記，誠有足資人疑惑者。據經典釋文，向秀注莊子篇數，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說，並謂向注無雜篇；但今傳郭注，共三十三篇，其中雜篇佔十一，與釋文所謂「向注無雜篇」固已不符；且世說謂象僅加注秋水、至樂二篇，改易馬蹄一篇，則卽依釋文所記向注篇數三說中之最後說——二十八

篇——言之，亦僅三十篇，何來三十三篇之多？此等疑點，足爲郭象辯護。但是今考經典釋文及張湛列子注等所引向、郭二家之注，並皆大同小異；如果郭注實由創作，安能與向注冥合若是？可知郭象竊取向注之說，並非全無根據。至於篇數不符，及無雜篇與有雜篇之別，設非釋文誤記，或係郭象取向注離合爲三十一篇，且分其中數篇命爲雜篇——可是這都不能深考了。又按秋水篇「與道大塞」句，釋文云：「塞，向，紀葦反；」又「曇空之在於大澤」句，釋文云：「曇，力罪反，向同；」又「證歸古今」句，釋文云：「歸，向，郭云，明也；」又「捕鼠不如狸狌」句，釋文云：「狃，音姓，向同。」然則秋水篇也是有向注的。

向、郭以前，注莊子者已有數十家；向、郭以後，至明代，注者更多，惜大半逸亡。據明焦竑莊子翼所列引用書目，自郭象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互相發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焦竑引書名雖多，實惟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道、陸西星五家之說爲多，其餘特間出數條，略

備家數而已。)然都不及郭注之精審。近百年中，考據家校讀古書，用力甚勤，發見甚多，而莊子則因舊有釋文，討治者反寡。僅王念孫、洪頤煊、孫詒讓、俞樾等人，各舉數十條而已。又有綜合諸家之說而爲集解者，有郭慶藩的莊子集釋與王先謙的莊子集解。至於疏解義理，從事者更少。章炳麟作齊物論釋，以「唯識」解莊子，最爲特出。

自晉以來，對於莊子的研究，略如上述。

四

莊子天下篇批評莊子的學說道：「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猝

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這一段話，批評莊子的學說，極爲精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這幾句話，便是莊子思想的概要。莊子那個時代，中國七雄並立，連年戰爭，民衆所受的痛苦極烈；而思想界又混亂不堪，儒家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公孫龍等的詭辯，益使人迷亂而不知所從。在這種環境裏，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自然會產生。莊子即其代表者。莊子把「有無」、「大小」、「是非」、「善惡」……等等分別，一律否定；他並且把自身存在的價值也否定了。大宗師裏說：「子與有病，子祀問他：『女惡之乎？』子輿答道：『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鶩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這便是莊子自道。

因為莊子的根本思想是虛無主義，所以他把當時的兵亂苛政全不算一回事；他沒有出過一條「撥亂反之正」的方案。他不贊成那時的政治，也不贊成那時的各派思想；但是他儘管攻擊別人，卻不肯積極的和他所不贊成的思想爭有天下。因為如果去爭，便與他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宗旨相反了。

莊子的政治思想極近於近代的無治主義（即無政府主義）。馬蹄篇裏說：『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蔽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椎之，連之以羈繩，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便笑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

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莊篤篇裏說：『搥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又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看這幾節話，我們知道莊子認定政治上的干涉主義是擾亂之源，去了干涉，任其自然，天下就太平了。他以為盜賊是治盜賊的法律所養成的，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這豈不是和近代無治主義者之所云極相近麼？又莊子稱古代「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為「至治」，可知他的理想社會只是人類歷史最初期的原始共產社會；這卻和近代無治主義者所描寫——或竟可說是夢想——的理想世界，很不相同了。莊子推求原始共產社會所以破壞之故，以為全因有了聖人來制

禮作樂，鼓吹仁義，以至民爭歸於利，不可復止，而天下每每大亂；故他以為只要廢禮樂，棄仁義，黜聖人，便可以回到從前的原始共產社會。他竟沒想到事情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

總之，莊子的根本思想是懷疑到極端後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莊子的人生觀是一切達觀，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義。向來人只說莊子偏激，實在莊子的議論或有似於偏激，可是他的行為卻中和平易之至。他否定一切，固然像是高超，固然像是極革命的，但是他把一切都看作毫無價值，失了自己進取的地步，故只能逍遙物外，竟成了進步革命的障礙物。依莊子的感世哲學，所謂願為「祥金」，願為「不材之本」，最好不過造成一種不關社會痛癢，不問民生痛苦，樂天安命，聽其自然的廢物，下焉者且成爲阿諛依違，苟且媚世的無恥小人！這話並不是無理由的武斷，有史事可以爲證。莊子豈不是盛於晉代麼？那時的智識階級豈不是除了幾個譚玄自樂的廢物外只有些阿諛兩可的無恥小

人麼？

但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莊子自有他的地位；他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在戰國政治昏暗，民生痛苦，思想混亂的環境裏，發生莊子那樣的思想，原不足怪。我們如果據研究古代思想史的立點而言，則莊子一書本身的價值及其對於後代思想（例如晉代）的影響，都不容忽視；牠（莊子）是我們古代思想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但若我們不是取歷史的研究的態度，而思行莊子之道於今之世，那就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了；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一九二五 五 一四

沈德鴻

目 次

逍遙遊	一
齊物論	九
養生主	二七
德充符	三一
應帝王	四〇
馬蹄	四六
胠篋	五〇
秋水	五六
至樂	六九
山木	七六

知北游

天下

八六

九七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浪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北冥又作北溟，北海也。○鯤音昆，公渢切（ㄎㄨㄥ）魚子也。莊子借以爲大魚之名。或謂鯤當爲鯨。○垂達也。言鵬翼之大，若天一面雲也。○運行也。又動也。海瀕俚歌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時必起大風，鵬則乘此風而徙于南冥也。南冥，南海也。○搏音博，伯各切（ㄅㄛ）拍也。扶搖風名，舉風從下上也。此言鵬拍翼徘徊而上也。○言鵬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青春之時，陽氣發動，蓬蒿藋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息出入氣也，力至微弱。此言野馬塵埃，體至輕微，則以息相吹，挾之飄之，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大小之相差，誠不可計數。然二者皆任天（自然）而動。○坳堂謂堂有坳垤形也。坳音凹，於交切（一ㄠ），窪下也。○培

謂爲鴟。乘也。鴟在風之上，故言鴟風。
⑤夭折也。閼止也。
⑥謀向南行也。
⑦決疾貌。
⑧撻突也，集也。千羊切（ㄉ一ㄗ）。榆枋二木名。枋音方。擅木也。
⑨控授也。
⑩莽蒼近郊也。
⑪言隔宿
擣米儲食也。
⑫晦夜也。朔旦也。菌生於朝，死於晦。
⑬惠姑，惠亦作蠭。蠭，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
秋死。
⑭相傳彭祖名躰，堯臣封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

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
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鵠，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鵠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
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①羊角，旋風也。風曲上行若羊角，故名。

②斥小澤也。鵠音晏，於諫切（ㄕ一ㄝ）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
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辯乎榮辱之竟，妙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而讀爲能，而能古字通用。微信也。○宋國賢者。○言內我而外物。○言榮己而辱人。○言世不常見如此者也。○樹立也，至德未立。言宋榮子不足慕也。○列子，名禦寇，鄭人。泠然輕妙之貌。○福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致福，猶言御風者無往而不順。○言御風而無往不順，泠然而善，如列子者，亦不常有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辨讀爲變，辨變古通。○無己，言任乎天，順乎物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我將爲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鷙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相傳是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恐未必實有其人。

○燭音爵（ㄐ一ㄢ）炬火也。

○戶主也。鶴鶩小鳥也，或云卽桃雀鶩。音焦，茲濟切（ㄐ一ㄤ）。

○偃鼠鼷鼠也。（見說文）常穿耕地中行。或謂卽鼷鼠，棲人家倉庫。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而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肩礴萬物以爲一世薪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

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賈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者。

○接與楚人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或云，姓陸

名通。[○]逕門外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

○藐釋文云：音邈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簡

文說。）按列子黃帝篇云：「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以姑射爲山名，舊注謬藐爲邈，而謂山名姑射，疑卽取證於黃帝篇也。然列子僞書，未可深信。而訓藐爲遠，遠姑射之山，亦頗費解。藐姑

射三字當連作山名，下文又言「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其證。

○諱

約好貌，又柔弱貌。淖尺約切（一乞），其字亦作淖。○祇，毀也，才支切（一乞），禡惡瘡疾也，力制切（一乞）。

○狂，借爲誑。古言「以爲」，多省爲字。吾以是狂者，我以爲是誑也。○時，是也。女卽汝。肩吾不知至誑之極妙而以爲班，故連叔斥之。

○旁磥廣破貌。亂治也。○幣弊焉，經營耗。○稽至也。

○粃，說文作穉。穉穉，猶煩瑣。○資貨也。章甫，殷冠，卽緇布冠也。

○窅然，深遠貌。窅伊烏切（一乞）。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嗁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卽惠施，當時名家學者，天下篇所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是也。○瓠，卽葫蘆瓜。音胡，洪孤切（「」乂）。○瓠落，猶廓落也。謂平淺不容多物。○嗁，然虛大貌。嗁俗字，應作枵，虛嫌切（「」彖）。○不龜手之藥，治手皮凍坼之藥也。龜，之段，借舉偷切（「」𠂇）。

○洴澼絖切（「」𠂇），浮也。澼，普擊切（「」𠂇），漂也。絖，苦勝切（「」𠂇），絮也。一說，洴澼乃擊

絜之聲。○絜通落，結綫也。縛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蘧者，短不暢，曲士之謂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抽居切（戶乂），木名，皮粗色似漆，質黃而白，其葉臭惡。○擁腫猶盤瘻也。○狃音生，又音疊，與狃同；或言野貓也。○敖音遨，謂遨翔之物，雞鼠之屬是也。○跳梁猶走擗，○辟同避。○櫟，辟，伺敵之阱也，辟，所以陷物。○斲牛，即施牛也。斲音離。○莫大也。○彷徨猶翶翔也。○逍遙，

調暢悅豫之意，依說文，當作「逍搖」。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闔、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寃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⑤怒者其誰邪？⑥

- 隱於斬切（一）倚也。○昔焉解體貌。荅又作「嗒」。均音搘。託舍切（玄）搘亦作倚。當讀爲寓寄也。「似喪其耦」猶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顏戚子游子墓弟子也。姓顏名偃。諱成，字子游。○而同爾。○女同汝。下同。○方術也。○塊山或體大塊。大地也。○之猶「其」。下同。○娶長風聲。惄蕭切（ㄌ一ㄢ）又着留一本作颺。○畏隹卽犧牲。猶崔嵬。畏於鬼切（ㄨ）。隹徂切（ㄐㄨ）。○枅柱上方木堅笑切（ㄕ一）圈指圍獸之闊。澗洼深池。於佳切（ㄨㄚ）。汚音烏。宣也。此略舉秦聲之所似。○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之聲。虛交切（ㄏㄢ）吐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下而聲濁。一曰哭聲。音豪。宋深而聲留。伊鳥切（ㄧㄢ）咬鳴而聲清。詩「交交黃鳥」或作咬咬。是知咬音同交。似黃鳥鳴聲也。宋咬皆狀空竈所發之聲。○于嘲聲之相和應也。嘲音愚。○冷風小風也。風小則秦聲所發之聲亦小。故曰小和。冷音靈。○飄風疾風也。風勁則乘聲所發之聲亦大。故曰大和。○厲風烈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萬物寂然無聲。○調調刀刀告動搖貌。○謂以竹相比而吹之。○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乃使之自止也。且每聲各成

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⑤怒謂萬竅怒號；既言萬竅怒號，皆其自取，則主動者誰耶？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①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②與接爲構，日以心闕，③縵者、奢者、密者；④小恐惄惄，大恐縵縵。⑤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⑥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⑦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⑧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⑨其厭也如穢，以言其老漁也；⑩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⑪喜怒、哀樂、慮嘆、變慾、姚佚、啓懃。⑫樂出虛蒸成菌。⑬日夜相代平前，而莫知其所萌。⑭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⑮

○閑閒寬裕也。閒閒，好伺察人。炎炎，有氣蒸鬱鬱（音占）詞費也。炎或作淡，蓋用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意也。○魂交，謂精神交錯也。形開，謂目開意悟也。魂交形開，蓋謂寤寐之異。○構淡乎其無味」意也。○魂交，謂精神交錯也。形開，謂目開意悟也。魂交形開，蓋謂寤寐之異。○構合也。日以心闕，謂心計相角也。○縵寬也。莫晏切，音慢（「馬」）；窖深也。居效切，音教（「斗」）；密謹也。○愾愾，小心貌。縵縵，迷漫失神也。○司主也。此句謂發言若機括，是非榮辱，由此而決。

○言留而不發，若訊望然，守己以勝人。訊莊助切（下文）○言琢削則使天真日喪也。○澗沉

潮爲之「之」字猶「往」言一往不可復返也。二說此句三之字皆虛字；言其向者潮意之所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第一說似較妥。④厭閉藏，祕固漁深也；言心爲慾蔽，老而愈深也。漁或作盪，盪慎也；則謂心之機變愈老愈慎。⑤言若是者陰森無復生氣。⑥虛言其多思，歎言其多悲；變言其多反覆，愁言其多怖；音執（止）姚同佛言其輕浮躁動，佚言其奢華縱放，啓言其情欲開張，態言其矯淫妖冶。此蓋言性情容貌皆天所賦。⑦樂器如簫管，皆中空然正以其空，乃始有聲，故曰樂出虛。蒸氣似無形，然成菌則有形也。故曰蒸成菌。⑧日夜相代，謂代故以新也。萌始也。⑨言皆自生，自滅，任其自然也。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眞。○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彼自然也。言非「自然」誰能生我也。○言若無有我，誰裏自然乎？○我卽自然，自然卽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自然主之者，究竟是誰，無人能知。○朕迹兆也。言若有真爲主宰者，而其朕迹不可得見。○言行者信己可得行也。○形指所以得行之形（卽所謂真我）此則終不可見者也。○言「真我」之形，不可得見；一定要見，惟是百骸九竅六藏之屬。○言吾將以百骸九竅六藏中之何者爲真我。○說同悅。○言以百骸九竅六藏之全體爲真我歟？抑只認其一二？○如以爲真我別有所在，則百骸九竅六藏皆是臣妾乎？臣妾言被動者。○言無論真君（卽真我）何在，求得與不得，真君之存在如故。○言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也。○刀逆也，靡順也。言與外物相接，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可悲乎？○蕭然極貌。音爾。一本作榮，與荼形近，故盧文詔疑爲荼字。荼音涅，乃結切，疲貌釋文「榮然」注「乃結反，徐李乃協反，簡文云，疲病困

之狀」則「榮」本作「荼」之說，正自可信也。○言其心形並馳，因而不返也。○芒音亡，闇昧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①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② 是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③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④ 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代；更也。今日以爲是，明日以爲非，而一歲乎心，是非迭出而不窮，故曰知代。心以爲是，則取所謂是者而是之心，以爲非，則取所謂非者而非之，故曰心自取。^⑤ 言有義而吹無義，故曰「言非吹也」。此吹字卽上文「吹萬不同」之吹。「言者有言」之第二言字，作「詮辨」解。下句言字同。^⑥ 此言字作義理解。下句言字同。^⑦ 般音竅，苦候切（^⑧ 又）烏讎之初出於卵者，蓋謂言而無義，無異於啾啾之聲音也。^⑨ 隱借爲聲所依據也。此言道何所依據而有異僞，言何所依據而有是非也。^⑩ 言真僞依據小成而起；小成者，謂未得其全仁義五德也。是非依據榮華而起；榮華者，謂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⑪ 以明謂以彼明此，以此明彼。^⑫ 彼謂「非是」下同。^⑬ 不由謂不由是非之途。天，自然也。^⑭ 偶對也。彼（非是）是相對而聖人兩顧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⑮ 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⑯ 此破公孫龍「指物」之辯。指物篇云：物莫非指，而指

非指。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而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莊子以爲公孫龍之說猶不免於淺，故曰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白馬說亦出公孫龍。白馬論云：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莊與權，屬與

西施；○恢、恆、惱、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二」。○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故爲是舉。然言爲是故略舉數事也。建，策也。晉廷（去一ㄥ）樓屋柱也。莊檻，以大小言屬病痏。屬

西施以美醜言。○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昔詭穢矯詐之稱，音決怪妖異之稱。○庸卽庸言庸行之庸，卽世俗所通行通用者。○得謂儀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謂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謂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因任也。○狃公好養猿猴者，狃千余切（卯）猿屬也。茅音序，操子也，賦付與也。莫同幕。○天鈞自然均平之理，鈞通均，寓言篇正作天均。○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

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至達極也。○設問也。○封界域也。言其次見爲有物，而尚無彼此之分。○言虧道卽所以成愛，故自道而觀，斯果虧矣。自愛而觀，則又成也。虧，成歟？難以定論。故下接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昭氏古之善鼓琴者，名文。○言昭文善鼓琴，而鼓商則喪角，擇宮則失徵，（此卽有成與虧。）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此卽無成與虧。）○枝柱也。枝策，言柱其策而不擊。梧，謂梧几。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言善辯者有不辯之時也。此言惠子據梧，亦猶彼耳。幾乎之幾，仍作盡字解。○言昭文善鼓琴，師曠知音律。惠子善辯論，三子者皆負盛名，故傳之後世。○彼謂衆人。○堅白，指堅石白馬之辯。堅白之辯，非人所必明，而強要其明之，故終於昧。○繪琴瑟弦也。○滑疑亂也。言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圖謀去之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鴟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節郭象注曰：「今已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是非〕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較他說爲勝。○謂言說也。○因任也。謂惟有任其自然耳。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

〔倫〕論有〔義〕議，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⑤春秋經世先王之志，^⑥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⑦衆人辯之，以相示也。^⑧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⑨大勇不忮。^⑩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⑪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⑫

○封[△]界域也。○常[△]定式也。○爲[△]是猶言是非既生也。○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一說，六[△]合[△]天地四方也。○論[△]而不議，謂陳其性而安之。○經[△]世[△]歷[△]譜[△]世紀之書，亦見外物篇志，即史志。○謂存之於心。○謂相夸示。○噪音譏，遜譏也。○忮[△]之義切[△]害也。言大勇者不害人也。○五九切[△]（又馬）圓也，或曰音圓。○葆[△]，蔽也。葆光，韜藏而其光彌朗也。一說，若有若無謂之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骨，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骨，三小國也。釋然怡悅貌。○三子，指三國之君。蓬艾，賤草，在也。

鬻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鰥然乎哉？○木處則懦慄〔恂〕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螭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狃狃以爲雌，○麋與鹿交，鮀與魚游，毛嬌、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驛，○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鬻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

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汎^②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堯時賢人，天地萬物，醫映之師。
○女汝也。
○偏死，偏枯死也。
○鰐，春秋（ㄔ一ㄡ）卽泥鰐。
○胸，音縣，與眩通。
○芻，野蔬也。
○蕪，穀畜也。
○薦，繫之所食草，一曰美草也。
○𧈧，且，𧈧公也。
○𧈧音卽，或云如蠍，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帶蛇也。
○蛇，或云小蛇。
○鵠，稱脣切（ㄔ），猛禽之一種。
○作嗜。
○狃，獨一名獮，群似猿而狗頭，喜與蠻猱交。狃音狃。
○決驟，疾走不顧也。
○樊然，碎雜貌。
○轂，雜錯也。
○汎，凍也。胡故切。（ㄏㄨ）

瞿鳩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長梧子曰：「是〔皇〕黃帝之所聽矣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鶩矣。○

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矣。^①旁日月，^②挾宇宙，爲其胞合，^③置其滑（滑）^④潛，^⑤以隸相尊；^⑥衆人役役，^⑦聖人愚菴，^⑧參萬歲而一成純；^⑨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⑩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窮喪而不知歸者邪？^⑫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⑬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⑭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⑮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⑯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瞿鵠、長梧，疑皆莊子托稱，未必真有其人。○夫子瞿鵠稱其先師也，合下文而觀，此所謂夫子似卽孔子也。○務猶事也。○遠避也。○孟浪音漫濶，無所趨舍之謂。無畔岸貌。一說猶較略也。較略，謂言其大略。○廳焚，疑惑不明之貌。○女同泣，下並同。○時夜，司夜也，謂雞。○張大如班

鳩，綠羽，其肉甚美。音於驥切。丁一么。
④奚何如也。
⑤旁依也。
⑥胞合無分別貌。膾音混，或
晉唇。
⑦體任也。潛亂也。或作汨。潛亂也。音昏。
⑧錄卓犖之類也。蓋職稱也。以錄相尊，謂貴賤一視
也。
⑨言衆人馳騁於是非之境。
⑩愚。范譯渾沌不分察也。范音椿。敷倫切。一本又「一本作革」。
○故參糅萬識，千殊萬異。渾然汨然，不以介懷，能抱一而成精
純也。
○蘊積也。言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
○漏之假字。窮喪而不知歸，猶言迷溺而不知自反也。
○艾。封人艾地，守封疆者。
○新音新求也。
○君謂君上牧。謂牧圉。言愚者不知此生乃一大夢，竊然自以爲覺，爭好爲君上而惡爲牧圉。可謂
固陋矣！
○弔說即詭說。見天下篇。詭同敝。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
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
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黽閣。○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⑤

○若而皆汝也。○點闇不明也。點成切（古弓）。○天倪，自然之分也。倪音崖，原也。此言惟當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指是非之辯。○因任也。曼衍，無極之變化也。○窮盡也。○忘年，謂同生死也。忘義，謂忘是非也。振暢也。無竟，無極也。寓寄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罔兩，影外之微陰，景，俗作影。○蜡音附，蛇腹下蠟燭可行者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曰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曰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栩栩然：忻暢貌；丑呂切（ㄒㄩㄥˋ）
○蘧蘧然：驚動之貌；音渠（ㄑㄩ），與瞿通。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生有窮盡，智無畔岸。○殆，窮困也。○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其殆更甚。

○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譖，○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謬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文惠君，梁惠王也。○蹠，立倚也。又舉一足以觸也。昔於猗切（一）。○春皮骨相離聲，胡麥切（厂又乙），霽然謂聲之應和也。聽刀解物聲也。一曰，聲大於砉也。霍鍛切（厂又乙）。○桑林宋舞樂名。○輕音，堯樂咸池之樂章也。○譜，讚嘆聲，盧其切（丁一）。○但見其理閒也。○天然之腠理。○大郤肌理閒卻交際之處。○窾，當爲款，空也。大窾，謂骨節空處。○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絡。肯，著骨肉緊，猶結處也。此言技之妙也。常遊刀於空，故卽枝經肯綮，亦未

舊遇之也。一說枝當作技，技小也。技輕言繁之未嘗意，卽未嘗小輕言繁耳。②輶音孤，繁結骨也。

③割謂不中其理，開而割。④族庖，衆庖，猶言一般的庖丁也。⑤折謂中骨而折刀。⑥礪磨刀石，音刑。⑦族交錯聚結爲族。⑧憚，丑律切（ㄔㄨ），恐懼貌。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⑩謙，聚貌。

切（ㄔㄨ），與礪同，解脫貌。⑪善猶拭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右師，官名。○介，一足也。○天命歟，抑人事歟？○有與，兩足並行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蕲蓄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

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一

○失音逸。宋本作佚。 ○會交際也。 ○適來謂生適去謂死。 ○帝天也。縣解又見大宗師篇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然則所謂「縣解」者，乃指同死生忘得失之境界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象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頗費解。自後釋此節者，多依據郭說，或謂後薪繼前薪，薪故非一，然火則以傳，蓋喻精神常存如一而形體則變遷不居也。○俞樾氏謂郭說非是，俞謂：「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王先謙氏則以「指窮於爲薪」解作「以指折木爲薪，薪有窮時。」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瑕，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

『彼爲己。⑤以其知得其心；⑥以其心得其常心。⑦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⑧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寶；⑨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⑩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⑪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兀^々忽切（又）刷足曰兀。駘音臺。○言弟子之多敵孔子。○言王駘穢不教不議，而弟子皆有所得而歸。○默化也。○直特也。言特未及往從之游耳。○猶言豈但魯國也。○庸凡庸人也。言與凡庸異。○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遺失也。○謂審乎己之無可壞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謂主宰物化，執其樞紐。○謂一身且或敵國也。○言忘棄聲色美惡也。○視萬物爲一致，無有得喪。○言王駘但能修己耳。○言以其真知得還吾心理。○又以吾心理悟得古今當然之心理。○最聚也。言衆人何爲羣聚而從之哉。○生性也。言能正己之性而物

性自皆受正。◎言保始（意即保持其本原之性而勿汨）猶如養勇以不懼爲主。◎言以耳目爲吾迹象也。◎擇日猶言指日假音選擇日登假就言遊於太清耳。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

九年矣，而未嘗知吾「介」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⑤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⑥」

○執政子產自稱達遲也。○說同悅。○取大猶言引重。○言既已殘形也。○狀猶頭白也。言自顯言其罪過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言以道德相友。○言以形迹相繩。○蹙然不安貌。蹙

七六切（ㄘㄨ）⑤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蕲以諱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

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踵類也。一說，叔山無趾故踵行。

○喪賓猶類類也。子謂老聃，蓋怪孔子之方復學於老聃也。

○詎詭奇異也。○謂其稟性如此，天然桎梏（刑）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子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閼然○而後應。汜若○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喪資；^④別者之屢，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⑤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⑥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平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⑦不可入於靈府。^⑧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⑨使日夜無郤，^⑩而與物爲春。^⑪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⑫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⑬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⑭』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望月滿也，故望亦滿。○謂入穀不亂華，入鳥不亂行。一說指上文所言丈夫婦人皆來親之也。

○閼然不覺貌。○汜若不係於心之貌。○醜慚媿也。○卿憂貌。○肫卽豚食乳也。○胸者
燭之假借，掣辭也。言始就其母食，少焉覺其死，皆驚走也。詢音舜。○言狃子以母之不顧見己而
驚疑，又不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使其形者精神也。○娶形方如盾，建於兵車之兩旁，蓋武
勇之徽號也。戰死者不武，故不以娶送葬。賚送也。娶音所甲切（尸丫）。○言新婦者，官免其徭役。
○滑亂也。○靈府精神之所宅也。言生死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等等，乃事之變命之行，其
理不可究詰，猶日夜相代乎前，雖有智者不能知其始也，故凡死生存亡……等等，皆不足以亂吾之
太和，不可入於吾之靈府也。○兌者通之處。（老子塞其兌，是其例。）一說，兌悅也。○卻者向後；
日夜無卻，與下句與物爲春（推）相對爲文，二語轉相明。一說，卻者閒卻也。日夜無卻，言日之與夜，
無一息閒隙也。○春推移也。與物爲春，言與物相推移也。一說，隨物所在，同游於春和之中。○言
順四時而俱化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

闕肢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喪葬大瘦○

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關音因鳥年切（一）曲也。跋音企（乞）金也。脰同肩。謂聾曲企踵而行，形體支離，又無脰也。○言靈公後視肢體完全之人，顙反覺其羸小也。脰，頸也。音豆。肩，肩，頭小貌。本字當作顎。○瘞，痛也。變聲大瘦貌。瘞音庾頃切（一）。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謂惠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無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予以堅白鳴。」

○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真忘。○游心於虛。○孽或云妖孽，或云萌孽，或云媒孽。○言約養所以爲堅固。○言散德以接物。○工巧而商賈起也。○鬻音育，養也。○言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自然，不用以人爲難之。○言絕是非之端。○聲高大貌音五蓋切（兀么）。○堅白謂公孫龍白馬堅石之辨也。莊子斥惠子不知善養其天真而徒以堅白鳴也。

應帝王

薦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薦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事見齊物論。○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泰氏卽太昊伏羲氏也。○要結也。○非人物也。言未能超出於物之外。○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言準其真知情無虛妄也。○言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董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矰羣鼠深穴乎神丘之下，矰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猶言「日者」也。中始人名。○出行也。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爲儀古字通。○外指上所述之經式義度。罔增綱也。音則能切（平）。○神丘社壇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墻垣之野。汝又何〔昂〕爲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穀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人偶也。○莽眇深遠貌。莽眇之鳥，喻清虛之氣。墻垣猶曠蕪也。墻苦廣切（ㄎㄨㄤ）；墻力黨切（ㄌㄤ）。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狹之便、執麋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或曰陽姓，居名。又寓言篇載陽子居與老聃問答之詞，亦見列子黃帝篇，則作楊朱，故或曰陽子居卽楊朱也。○言櫛往敏疾，強幹果決也。○言事物洞澈，疏通明白也。一說，物爲易之誤，易借爲櫛，讀者明也。○胥徒民給徭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亦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爲技所係也。○慎丑律切（一义）恐懼也。○田獵也。言虎豹因皮毛有文采而招人來獵。○便捷也。篤李晉猶崔云，旄牛也。（並見釋文。）按旄牛甚大，狗何能執之？疑塞說非也。天地篇云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狹之便自山林來……」郭象注爲執狸之狗，猿狹之便云云，而釋文亦引司馬云留一本作狸。以彼證此，知蕭解作狸，於義較安。

狗能執狸，言其猛鷙不凡也。○薪繫也。○言功成不自居也。○貨施也。百姓謂不賴君之能。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雖乎不〔震〕，脈不〔正〕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灘爲淵，○止水之〔審〕灘爲淵，流水之〔審〕灘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隨，○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我，○一以是終。

○不顧自謂死日也。○與授也既盡也。○喻列子未懷道。○信讖曰：仲言汝之道尚淺，而乃與世抗，以求必伸。○人指季成。○鄉向也。地文謂塊然若土也。○嶧山貌音罪，徂諉切（ㄘㄨㄞ）。○誤同震。言不動不止如山也。○杜塞也。謂塞吾德之機。○謂杜閉中發有權變也。○謂應動之容也。○善卽生意。○齊本又作齋。下同。○莫通無狀兆也。太沖莫朕謂恬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衡平也。謂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也。○鯢五今切（ㄏㄨˋ）大魚也。桓盤桓也。游音游，孚

袁切（「馬」）大波也。灝爲回水。○委蛇隨便貌。蛇以支切（一）。謂汎然無所係也。○弟音煩。弟靡不窮貌。○波隨常隨從之也。○兩食字皆音煩。言不近世事也。○封戎猶言蒙戎、虛聲也。亂貌。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尸主也。○將送也。

南海之帝爲儼，○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儼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儼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儼音叔儼有象也。一說，喻神速。○忽喻無形；一說，亦喻神速。○渾沌無孔竅也。喻自然。一說，喻合和。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龍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皐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慄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足，本又作尾，陸跳也；字本作失。○義臺，高臺也；義借爲嶺路寢，正室也。言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燧，謂燒鐵以燶之。剝，謂剗其毛。○剗，謂削其甲，雄同烙，謂印烙。○羈，勒也；墨跡立。

切（坐）紂也。○卓櫈也。棟樛木作櫈似牀以櫟溼也。○櫟音厥，馬衡曰櫟飾謂加飾於馬轡也。

○帶皮曰鞬；無皮曰筭。○埴音植，黏土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而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染，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鵠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釐譬爲仁，○跂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物各自足，故曰同德。○薰偏也。天謂自然。○埴填質重貌，音田。顚顚專一貌。○墮音達，道也。

○言各就所居爲連屬。○族聚也。○整步結切（ㄉ一ㄝ）蹙悉結切（ㄉ一ㄝ）整蹙用心爲仁義之貌。○蹠直氏切（ㄉ一）跋丘氏切（ㄉ一）蹠跋亦用心爲仁義之貌。○濯徒旦切（ㄉ一）瀆漫猶縱逸也。○摘僻煩碎也。或說僻當作僻分析也。○純樸不穢謂全木未雕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圜扼、羈曼、詭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蹠與摩同。○蹠蹠也。馬之蹠必向後，故曰分背。○衡懷前橫木縛輶者。扼又馬頸者也。○月題加於馬額之物，形如月。○介倪猶睥睨也。闔音因，曲也。驚低也。曼突也。圓扼羈曼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讎衡吐出其衡。轡轡，透脫龍頭。一說介倪馬加甲也。觸扼困厄也。羈曼，邇重也。馬因被甲而氣充行邇，有決衝絕轡之憂。○赫胥氏上古帝王也。○熙同嬉。○縣跂高縣也。一說跂借爲廢。

(音軌，理藏之也)謂或縣或廢也。

⑤蹕跋，自矜也。

肱 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牒。○固扃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牒扃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胠，乞於切，（ㄅ）從旁開曰胠。廣俗作櫃。○緘，結也。收也。牒，皆緘也。牒，徒登切，（ㄊㄳ）。

○扃，古疑切，（ㄉ）从門，闔也。鑄，古穴切，鑄也。扃鑄，箱篋前鎖處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罟之所布，未繩。○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未^レ輩^{シテ}也。舊^{シテ}也。○闔^{シテ}也。竟^{シテ}俗作境。○田^{アキ}成^ス子。齊^{アキ}大夫陳桓^{ハシ}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農弘施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シテ}則齒寒，魯酒薄而鄙酈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跖也。爲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焉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剗謂剗心也。○施讞爲施，又作施讞也。一曰：剗腸也。○靡燒之於江中也。○謂度其有無必

中也。○竭謂反舉其唇以向上。

○許慎注淮南子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闔邸酖也。

○鈞腰帶鈞也。

○焉於是也。焉存，即於是乎存也。

○逐隨也。○揭舉也。○勸止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殲○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擅○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繩，而棄規矩，攏工倕^⑤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⑥鉗楊墨之口，^⑦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⑧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⑨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⑩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⑪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撻直隻切，與擗同。^⑫○彈，盡也。^⑬○擢，拔也。^⑭○燭，音藥，又詩灼切，（尸乙）鑠絕燒絕之也。^⑮
攏折也，音麗。垂音垂。^⑯○曾史，謂曾參、史魚也。^⑰○楊指楊朱，墨指墨翟。^⑱○玄同，大同也。^⑲○不鑠，
不消穢也。^⑳○燔，憂患也。^㉑○爚，音藥，火光消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大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笱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韻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燼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惄喪○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說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說夫喧喧○之意，喧喧○已亂天下矣！

○贏音盈，裏也，又負也。○畢，小網有柄，一說兔網也，以繩繫箭射謂之弋。○罟音骨，魚網也，笱音苟，（《又》）捕魚之具，曲竹爲之。○削格，所以施羅網也，削竹爲箭，格長木也。一說長枝爲格，削格。

謂刮削之。罿落，罿，落，要禽獸者。罿，網也。落，邪切。〔下〕不覆車也。音浮，亦作學。○知，詐，斬，毒，四字。
義同，皆謂欺詐也。○頽滑，不正也。頽，滑作點。點，白謂公孫龍學石白馬之辯也。
○解垢，說曲也。
○偏衷，謂無足蟲。偏音偏，衷音衷。○謂翻飛之物。
○種種，謹怒貌。○役役，鬼黠貌。
○恬靜也。○呻，以己誨人之貌。呻音悼。〔去又〕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通也。一說，涇爲堊，水脈也。○涘音俟，涯也。諸水中可居曰諸。○言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

○河伯姓馯名夷。

○涇洋，亦作耽洋，仰視貌。

○若，海神也。

○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鼈○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

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③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曇空④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⑤米之在大⑥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⑦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⑧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平？』

○井中但生鮆魚。○虛與墟同。墟故所居也。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篤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曲士謂鄉曲之士。○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實爲大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在碧海之東，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注著。

無不燃盡，故又名沃焦也。○愚音蠻空音孔。○空小大也。一說，小卦也；一說，蠻塚也。○稀似稗草也，中有米而細。音題。○大音泰。○卒，盡也。言盡九州之人數。一說，人卒者，大率之誤。○連續也。一說，負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景無窮，證鼎今故，故遙而不闕；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分謂得與失也。分無常言得失無定。○知同智。言大智者遠近並觀，不尚一隅之見。○小而不寡，言各自足也。○言亦無餘也。○最許亮切明也。今故猶古今。○遙遠也。闕如老子「其政闕

闕」之間，謂不詳明也。此言古者雖遠，非不詳明也。
○掇拾取也。言近在手頭，枝煩勞而強致之。此
言今者雖近，不強致也。
○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故曰坦途。
○故謂執而留也。
○倪借爲儀，儀度
也。下並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
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
大之殷也。○故異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
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
爲利，不賤門隸；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平力，不賤貪汗；
○行
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
○至德不得，大人無已；
約分○之至也。』

○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偏故曰不盡。

○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曰不明。

○堯晉孚，〔文〕。

殷盛也。〔言〕固不爲利，亦不以求利之守門隸僕爲賤。〔言〕事不惜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爲賤。〔言〕任物而物性自通，則物名歸物矣，故曰不聞。〔言〕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己也。〔約〕依也；〔分〕限也。言知止而止，依於分內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梯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而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讐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

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田穴。言殊器也。驥驥驛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鵠^{〔鵠〕}[◎]夜撮蚤，察毫末，晝出曠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譎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世俗以外來之榮穀爲貴賤。○差謂等差之數。○功謂功用。○趣謂趣向志操。○燕王增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於相子之，三年而國亂。○梁麗屋棟也。○塗塞也。○鵠鵠也。俗名鵠頭鵠，稱脂切。（十一）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平，何不爲乎？吾辭受越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繇〕}乎若祭之有社，

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謂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一說，反作畔。畔，術無邊際也。○淳準也。音緩。○謝施二字皆訓斜言，無中正也。○嚴同儀。○慈慈與由由同，自得之貌。○泛泛，狀水之無畔岸也。○謂無所偏向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蹻蹻○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鵠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薄迫也。○寧安也。禡窮塞福通達也。○轔躊進退不定貌。丈益切，（ㄉ一）驛音渴。（坐
乂。）○落同絡。○故謂造作。

夔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渠確切，（ㄊㄞ），舊說木石之怪，如龍而一足，憐愛尚之意。蛇音質，胡田切，（ㄒㄧㄤ），馬蛇，
蟲名，長寸許，多足，古所謂「百足之蟲」，即指此物也。

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予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跨踔跳躍也。一曰，且前且卻也。踰，並甚切，（ㄕˊ），踔，角切，（ㄕㄢ），○如通能。此言吾使一
足，猶患力不勝任，子使萬足，當以何力任之。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

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齟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似，肖也。言猶有肖乎足者也。

○蓬蓬，風聲，亦虛動貌。

○齟，足蹴之也，亦作踏，音秋。言人以指搘

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蹴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

孔子遊於匡。〔宋〕衛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也矣！吾命有所制矣。^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憤，本又作憤。

○諒，忌也，忌，憎惡也。

○知讀若智。下同。

○處，謂安息。

○猶言予受命於天。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汎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堦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盤[○]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凡夫擅一擊之水，而跨跱堦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人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劄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之鼃聞之，適適然^④驚，規規然^⑤自失也。且夫知^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蟄負山，商鉅^⑦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⑧無南無北，奭^⑨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咷^⑩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趙人。魏，公子。按：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節疑是弟子所記也。

○汇音莽同芒。迷

亂也。○培音附。培井，猶淺井也。體水蟲形如蝦蟆。音蛙，（又）卽古文蛙字。[○]鰐，必滅切，字亦作鼃。○井幹井欄也。幹當從木，音韓。○甃，如欄以磚爲之，著井旁，卽井壁也。音側救切，（出又。）

④言水承席腋而浮兩國。⑤還旋也。廻視也。𧆇音塞，井中赤蟲，一名𧆇。

⑥繫拘也。音執。⑦通通

驚怖之容。

⑧規規小貌。下同。

⑨知音智。下文「且夫知不知……」夫下知字亦音智。

⑩商蟬

馬蟬也。蟬音巨。

⑪賦音此，踴也。履也。大皇天也。

⑫嘵音釋。

⑬言未得趙國之能，更失韓陵之故。

以手据地，匍匐而歸。⑭咤開也。起據切（ㄐㄞ）。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申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鶠鶠；○子知之乎？夫鶠鶠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鷗得腐鼠，鶠鶠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越鶴驚鳳之屬。鶴音淵。鶴音崇於切。(才義) ○練實竹實也。○醴泉甘泉也。○以口拒人曰嚇。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深水名。梁橋也。○儻魚白魚也。儻音由。○言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游濠下亦樂也。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

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謹謹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惛惛不明也。晉晉，又音門。[○]之作其字解，猶言何其苦也。[○]躡循，即逡巡，卻退也。[○]樂舉謂數數稱道之羣趣，言世人喜趨之也。[○]諤諤然，趨死貌。苦耕切，[○]言惟無爲而後至樂與活身二者庶幾乎得之。[○]芒芴，音莖忽，猶恍惚也。[○]職職，繁多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

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槩，通慨，感也。○噭噭，號呼聲也。音叫。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誠化也。○蹶蹶然，驚動貌。○化，死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

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髑髏深曉○盛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雙音罵（下一么）空枯貌。

○微苦弔切（‘一么）旁聲也。

○從同縱逸也。

○讀同聲。

○頰音曷，鼻莖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以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面觴之于

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墳陸，○浮之江湖，食之鱠鮋，○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讐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故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裝衣也，字或作紵；又毳也。○塘陸湖渚也；塘或作瀆，音但。○鱠春秋泥鱠也；鱠卽鱠，白魚子，音由。○譊讐喧聒也；晉乃交切，（ㄞㄎ）○辛同猝。○還繞也。○福備具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

○捷歸度切，（ㄕㄢ）拔也。○養憂也。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養卽訓爲憂。

種有幾。○得水則爲鰐，○得水土之際則爲鼈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螭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蠅；○羊奚比乎不箒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幾。○萬物皆出於「機」幾，皆入於「機」幾。

○幾讀如字，幾微也，指物類最初之種子，即所謂「原子」是也。○鼈音繼，水草，細如絲，易斷。一說，字當作鼈，古絕字也。此言幾（原子）得水則化爲極微細之生物也。○鼈蠻之衣，當是下等生物之一種。司馬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鼈蠻之衣。鼈音蛙，鼈音賓。○陵屯，高潔處也。陵，鳥草名，或謂卽車前。○鬱棲，養壤也。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螭螬金龜子之幼蟲，生養壤中。音齊曹。○貨也，猶言俄而。○脫同蛻。○鵠掇，音劬喨。何物未詳。按莊子此處只言生物進化之理耳，其舉某物變爲某物云云，大率隨手拈來，聊以示例，未必皆實。

有其物，可資考核也。下同。

⑩醜音海。食或作餽。餹，酢甕中蠻蠻也。⑪格音路。國格不知何物。

⑫輶音況。

⑬替音茂。芮音汝。衝切。（日又。）

⑭蝶音歛。亦音權。厲蝶一說螢火蟲也。一說粉鼠

蟲也。一說瓜中黃甲蟲也。

⑮羊笑草名。筭卽筭。比合也。⑯青寧蟲名。言羊笑與久不生筭之竹合，則生青寧之蟲也。

⑰程音是赤蟲。

⑱幾字義同上文「種有幾」之幾。言人死復化爲萬千原子也。

⑲此兩隻字義同上。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鷄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鷄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冥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言心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

◎晉此，質也。

◎言如龍見，如蛇蟄。

◎言未始有物之

先。◎視外物爲世之一物，而不爲外物之所物。

◎廉隅也。

◎議論爲俄頃也。

謂崇高必傾。

◎質則爲人所謀。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豈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

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游於大莫^④之國。」

○市南宣僚姓熊，居市南，因以爲號也。楚人。[○]無須臾居者，無須臾休息也。[○]隱約窮乏也。[○]胥通須遠也。[○]列晉枯屠也。[○]無倨傲其形。[○]無留安其居。[○]有之以爲己私也。[○]爲人所役用也。[○]大莫猶廣漠。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惄[○]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方並也。○福急也，必善切。（乞一弓。）○張開也，歛退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平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賦斂蓋謂募施。○縣者鐘架，上下各六架也。此首時不久而斂之多。○謂心在一鐘之間，非敢更設柄也。○侗無知貌，吐功切（玄乂）言他無所念，惟冀其成。○儻乎無所向貌，如意如疑，言又懼其不誠。○萃聚也，芒不辨也。送往迎來，言其多。○言聽人自願捐施。○從，縱若縱，言不願捐者聽之。○傳音附言曲附己者隨之。○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如未挫人毫毛，大塗道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

「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翂翂，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會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大公任：大公，大夫稱任其名。○審試也。○翂翂翂翂，飛不高貌。翂音紛，翂音秩。○不敢獨飛。

○不敢獨棲，必迫晉在衆鳥中而宿也。○緣餘也。○言爲衆鳥所容。○謂反同於衆。○言不明居其功。○得猶德也。言德行而不以自名自處。○言純一其心，平常其行。

孔子問子桑寧○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寢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乃泣。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子桑寧，或謂卽大宗師之子桑戶，音戶。○假國名。○林回，卽假人之亡者。○布謂財帛。

○言真意相感。○洽音客，曉也。○緣順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齧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憇邪？」莊子曰：「貧也，非憇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憇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憇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榆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憇，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

○正，整也。麻同絮，一耑也。係同繫。言整理麻之一耑，以束其履而係之也。齧音結。○攬蔓猶把捉。○王長猶言自大也。○聃莫鍊切，（「一弓」）或作聃。睨音詣，五米切。聃，睨，斜視也。○柘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柘，章夜切，（「止廿」）枳，音紙，（「止」）枸，音矩，（「久」）。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森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犖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衰也，曰：「回無受天

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鶴鵠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焱氏卽焱氏神農也焱必遙切（乞一么）○言有枝聲木而無節奏○言有歌聲而無音律
○轘然猶釋然也○還目回目也○逝至也下同○運借爲員說文員物數也員物猶言品物
○運動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相對爲文○始用初進也四達無往不利也○鶴鵠音意而燕也

④言雖喪人若是，而巢居於人室。⑤言燕之所託在此，無異於國之有社稷也。⑥禪代也，言天地化生萬物，日新不窮，而不知誰爲代之者。⑦天指自然下同。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連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蹠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悚然曰：「噫！物固相累，一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日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游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處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樊藩也。○運綏也，目大連寸，猶言目大徑寸耳。○感觸也。○殷大也。○蹠疾行九博切。
(く)也。○留伺其便也。○執翳謂據葉自翳，若執之然。○眞身也。○古蟬名螳螂，螳螂

召讒告自招害。④虞人掌栗園者。薛音碎。ム义。詰屬也。⑤不庭當讀爲不逞。不快也。下同。

◎蘭力信切。カ一。且子餘切。止一。蘭且莊周之弟子也。⑥嬖辱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楊子即楊朱。寓言篇引作列子。

知北遊

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弇音弇。

○服習也。

○從隨從也。道由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

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⑤

○虧損也。言損仁以爲義。○言已朴散爲器。○言欲反於道。○言死生爲一氣。○以上一段是憑空插入專論道疑，是錯簡誤入。以下方接知與黃帝之間答。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指天地。○指物。○言物自變化，莫知根原。○扁然猶廓然。

鬻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犧，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鬻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言心斂形正則神明自歸。○睡借爲童昏之童。一說無知直視之貌。睡，故紅切。（古文人）○媒譏爲昧，晦貌。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邪？」

○丞，一曰官名，一曰舜師也。○委付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一說委積也。○彊陽，猶運動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育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

思慮恂^④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⑤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⑥其若海，巍巍乎^⑦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⑧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⑨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醞物^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疏滿猶酒澑。謠音藥。○深雪猶精潔。○宵倚曉切，（一玄）深也。○本謂木質。○邈古作微循也。循順也是。邈亦訓順。○恂通也。○以同已。斷之謂斷棄之。○淵淵深廣貌。○魏魏讚若巍巍，崇高貌。○運量萬物，猶有治化之迹，故曰外。○直且特姑且也。○嗜音飲，聽音意。嗜醞聚氣貌。

果蓏有理，○人倫雖雜，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遇之而不守，調而應

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蘊力果切（カニエ）草實也。言木實草實種類不亂。

◎言人之倫雖難齊，其所以生者自相齒

次。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郤隙也。○漻音流，清深貌。○弢弓衣也，音敕刀切（タム）。裝束素也，陳筆切（ミタ）。此喻形骸束縛，死則解脫。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將至謂將至於道。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瓦甓。」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間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狔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審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欲莊子指名所在。○質，質也。言猶未達異也。○正獲，官名；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官也。狹音豕，大家也。言監市錢豕，欲知其肥瘠，則必錢豕之股脚，以股脚乃難肥處；股脚而肥，他處可

知也。○况顯也。言意下愈可顯見其肥瘠。○言汝莫必求道在何物，汝知必不在物外而已矣。

◎鵠罔虛廓之謂。○物物者，道也。○彼卽物者，卽道也。下同。

荅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荅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訥，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壩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柯於荷切，（上）二（下）一。○臺處野切，（上）止（下）一開也。○曝音剝，放杖聲。○慢訥，不專也。訥音但。一說，慢借爲謾；訥音剛。弇壩弔，人名。或曰：弇壩，人名弔，來弔也。

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你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叩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間，問無應。無間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大虛。」

○窮空也。問窮，責空也。○言無可應而強應，是徇外也，故曰無內。

光曜問乎無所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官名，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丁果切。（ㄌㄨㄥ）鉤腰帶也。○言拈鉤之輕重不差毫芒也。○守郎道也。○用之者言捶鉤。不用者言不用心觀察他物。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未應矣！不以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有待邪？皆有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不神者迹象也。滯於迹象，故復求解悟。○無已，無已時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孫章氏之園，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泉壤，使我欣欣然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遊言遊心何處。○言以心順形。○言以心使形。○安任也。○言世愈降，則所處愈險也。

○鑿讀者排撋之撋。義同。○言必欲以知之所知，齊之使皆無不知，豈見道者之爲哉。

天 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成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方術道也。○表裏也。○言分明不爽如此。○相齒謂以此爲序。○摩借爲準。○一察猶言一察之明，一惱之見也。○寡鮮也。言卽以古人之全，尚鮮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一曲之士乎？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胼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騎偶不忤^①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戶^②，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言不示奢侈。○言不事廣費。○言不務光華。○煥厲也。^③爲之大過，謂沐雨櫛風，日夜不休也。順借爲疇；疇者，舛之或字。己之大疇，謂節葬非樂，反天下之心也。○言今墨之道，尙未敗也。一說，未借爲非敗，卽伐字，言已非攻伐墨子之道也。○類謂近人情。○最苦角切，（四一乙）薄也。

○橐音託，盛土器。九同燒聚也。難借爲集。○腓音肥，脰之後面筋肉突出處。跋音跋，股上小毛也。

○委揭粗衣。○跋木履也。跋草履也。昔紀表切，（四一乙）。○騎同奇，忤同也。音五。○戶主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④奇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餅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_○接萬物以別宥_○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_○以驅合驩，_○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_○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_○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_○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_○圖鄙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_○」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_○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言不爲物累。○言不自矯飾。○伎逆也。_○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_○別宥，言別善惡，宥不及也。_○心之容，謂人之內心之潛在的意識；心之行，謂人之內心之表現於外者；蓋謂人之一切行為皆心理的表現也。一說，容，借爲欲，荀子正論篇引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謂人情本不欲多而欲寡得）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正是此兩語的註解。_○驅音而驩也，

黏也。一說字廟作臘。◎古廟天下人皆如此存心也。○固情爲姑。○宋蘇軾人名爲先生，自稱爲弟子。○言不假外物以爲身，故飢飽不計。○已止也。首道精粉然，凡無益於天下者，不如其已。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遷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譏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

不失道。^⑤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竚然，^⑥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⑦而不免於輒斷；^⑧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謹，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易平易。

○謂決去係累而無偏主。

○隨物而趨，不生兩意也。

○言以「齊萬物」爲首務。

○言唯歸之於道，則無遺耳。

○緣因也。言必不得已，然後因任而動之。

○冷汰，據練也。言據練是非，據法判斷一說，冷汰聽放也。言恃物而不恃智。

○鄭略也。

言雖知當作不知，若略知，則必有略傷。

○蹊蹕，不定貌。言隨物順情，無所任用。蹊音笑。

○椎拍，謂如椎之拍物。凡物稍未合，以椎重拍之，無不合矣，是椎拍之義。言強不合者使合也。輒斷，謂鑿斷而甚圓，不見決裂之迹。輒，胡管切。（又弓。）

○巍然，不動之貌。

○隨磨石上遞轉文也。

○言能自全而未見非責。

○塊，土塊也。慎子教人如

土壤。

○發，逆風聲，火麥切。

○謂不順民望。

○輒同輒，輒斷義見上。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濁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芬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知，得焉者失；未嘗先入，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人皆以深爲根，己獨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謂自然無爲。○物謂外物，有爲。○言己無私主，隨物同著。○謂能而處於不能也。○言其處下待輸，有而不積。○謂潔而不爲自潔。○謂居虛受感，應而不藏。○歸然，獨立自足之謂。

○徐讀若餘。

○以深玄爲德之本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

芬○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不〕儻，不以騎兒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瓊瑤，而連犖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諭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芬一本作寂。芬音物無知之貌。○儻謂忽然而至也。○曼衍因其事理而推演之。○重言，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爲真。○寓言所以廣人之意。○敖倪與傲睨同。○瓊瑤奇特也。○連犖，宛博也。狹音藩。○諭詭言滑稽也。諭音倣，（非義。）○言其詞理充實，不能自己。○辟同闢。○猶音譯，本亦作譯。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可謂調通而上達者矣。○蛻，遺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厭物之意，曰：「至大

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⑤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⑥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⑦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⑧雞三足。^⑨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⑩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蹠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⑪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圜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驅牛。^⑫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間也。^⑬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⑭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⑮施存雄而無術。」^⑯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犧，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隉[◎]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悲夫！

◎方病也。◎言其多也。◎舛駁雜也。◎麻數也。麻物之意，陳數萬物之大凡也。[◎]舉與比通；比近也。[◎]睨仄也。[◎]以上九句，自「至大無外」起，至「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止，有論空間與時間的區別都非實有者，有論一切同異都非絕對者，凡皆以證明「混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故前九句爲辯證，而後一句爲斷案。[◎]卵無毛，則鳥何自有也？[◎]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當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有所指則有所遺，故曰指不至。下至字疑爲耳字之誤。[◎]曰牛，曰馬，曰牛馬形。

之三也。曰黃，曰驥，曰黃驥，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驥牛，曰黃馬驥牛，形與色之三也。②言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③極猶略也。④言惠施惟以天地爲壯於己也。⑤言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極。
⑥倚人或作畸人，異人也。⑦適合也。⑧彌曲而隱，非大道也。烏報切，（幺）⑨充一謂內聖外王之道，其諱一也。曰詞也。謂辯詞愈多則去道愈遠，唯貴重其言詞，不多發，則於道亦庶幾矣。⑩散
散亂精神。⑪殆蕩放蕩而無所得也。殆音殆。⑫響回聲也。聞響之大，高聲以壓之，不知聲愈宏而響愈振也。影之疾遲，體形而定形與影競走，則形愈疾而影競隨之。